

厚黑隨筆

厚黑教主 李宗吾 著

晨鐘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
晨鐘第一版（成都）



厚 黑 叢 書
厚 黑 隨 筆
李 宗 吾 著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
農 鐘 書 局 出 版

厚黑隨筆

（原名：迂老隨筆）

去年（民國二十八年）國曆三月三日，我滿六十，在成都新新新聞上，發表一文，曰：「厚黑教主六旬晉一徵文啓」，下署曰：「李宗吾」，讀者無不大笑。今年（二十九年）三月三日，在白流井，接得張君默生，由重慶來函，叫我寫一篇「自傳」，惹動了我的高興，又提筆寫文，然而寫「自傳」我却不敢。

二十七年八月九日，重慶「新蜀夜報」有云：「近月來，本報發表李宗吾先生的作品『孔告大戰』，和『孔子辦學記』，實已轟動了一般社會，因此『李宗吾先生，究爲何許人？』乃成了本報讀者，紛紛函詢的問題。……」友人讀了，向我說道：「既是讀者紛紛函詢，你何妨當今學者的辦法，寫一篇『自傳』。」我說：「這個，我何敢呢？必定要是學者，才能寫自傳，我是個八股學校修業生，也公然寫起自傳來了，萬一被國中學者駁出，豈非自討沒趣？」

我之不寫自傳者，固然是不敢高攀，同時也是不屑俯就。以整個學術界言之，

我是八股學校修業生，不敢混等學者之林；若在厚黑界言之，我是厚黑教主，厚黑聖人，其位置與儒教的孔子，道教的老子相等。你們的孔子，沒有寫自傳，吾家駙大公，也莫有寫自傳。我如果妄自菲薄，寫起自傳來了，捨去教主不當，降而與學者同列，豈不爲孔老竊笑？

張君與我，素不相識，來信云：「讀其書，即願識其人，先在可否於頤養之餘，寫一詳細的自傳，以示範於後學。」盛意殷殷，本不敢却，然而因爲要「示範於後學」，我反轉不敢寫了。我的祖父，種小菜賣，我的父親，挑牛草賣，我小時會幹過牽牛喂水這類生活，如果照實寫出，鄉間牧牛兒見了，一齊工作起來，豈不成子遁地是教主，我這位教主，還值錢嗎？並且我是八股先生出身，倘被「後學」知道了，捨去洋八股不研究，轉而研究中國八股，豈不更是笑話？所以我提起筆，不敢往下寫。

我之成爲數注者，受師友之影響者少，受我父之影響者多。讀者以爲我父是飽學富生焉？且又不盡然。我父讀書，雖多，終究未及我。至二十五歲，我父

且，寔是倦倦。既而書之，亦苦其難。隨處是難之。還在看書，幾處是難之。身只得三本，有時還涉獵一本，其他之書，絕未看一本，我得了新異的書，與他送去，他也不看。我生平從未見他老人家寫過一個字，大約是寫不起字的人，然而我講奇怪思想，是發源於我父，我讀書的方式，也取法我父，我今日已成厚黑教主了，回想起來，這其間很值得研究，說起來話長，只好不說了，抑或得便時再說。

我的祖若父，兄若弟，俱務農，我則隨時手中拿着一本書，我父呼我爲「迂夫子」，在私塾中，一般同學呼我爲「老好人」。一日，我父上街，有人談及我的綽號，回家對我母言之，拍掌大笑。我當日對於這兩種名稱，深惡痛絕，而今知才「迂夫子」，和「老好人」，是最好的稱呼，無奈一般人不這樣賦了，於是自作一聯曰：

皇考錫嘉名曰迂夫子；

良友贈微號爲老好人。

與朋友寫信，自稱「迂老」，生以爲謔，死以爲證，故此次所寫文字，題曰：

「迂者隨筆」。

前年同鄉華相如之姪熟之，鄭雲沛之子北星，來成都云：「父叔輩曾言：昔年在私塾中，我們呼李宗吾爲老好人。」我於是請一棹客，請兩君當衆聲明，見得我的話，是信而有徵的。今我在自流井，華熟之請春酒，其叔相如在座，我當衆請相如證明。跟着鄭北星又請其父雲沛在座，我又當衆請雲沛證明。我在座上高談闊論，雲沛詭異道：「你先年沉默寡言，怎麼現在這麼多說法？」孔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我這個厚黑教主，也非生而知之的，是加了點學力的。有志斯道者，尙其勉之。

綽號之最佳者，第一是「聖人」，第二是「老好人」，第三是「迂夫子」，第四是「瘋子」，我的朋友廖緒初，人呼爲大聖人，楊澤瀉爲老好人，我則四種名稱俱有，不過聖人之上，冠有「厚黑」二字罷了。有人呼我爲「李厚黑」，尤爲乾脆。自覺李厚黑三字，較之王文成，曾文正，彭剛直等等名等，光榮多了。

有人問我道：你是翻厚黑先生，怎敢妄竊迂夫子和老好人之名？我說道：我發

明了厚黑秘訣，不敢自私，公開講說，此其所以爲迂也，此其所以爲老好也。厚黑經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，不如宗吾之明說也。」

老子曰：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」他主張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，是個破壞禮教的急先鋒，而孔子乃從之問禮，真是怪事！我們讀禮記「曾子問」一篇，據孔子所述，老子又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，更是怪事！這算是我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公案。百年後，有人編纂厚黑學案，查出了厚黑教主，是迂夫子，是老好人，恐怕又會成重要公案。

諸葛孔明，隱居南陽，人稱臥龍，後來出師伐魏，司馬懿畏之如虎，一輩子龍爭虎鬥，我不知他真實本領安在，後見史書上載：桓溫伐蜀，諸葛武侯小史尤存，時年一百七十歲，溫問之曰：諸葛公有何過人處？史對曰：亦未有過人處，溫便自矜之色。史良久曰：但自諸葛公以後，便未見妥當如公者。溫乃慚服。孔明出師表曰：「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。」由此知：龍爭虎鬥之立足點，無非是「妥當」而已，「謹慎」而已。我這個厚黑教主，亦未有過人處，無非是「迂」

而已，「老好」而已。

我是八股學校出身，那裏會有過人處，「不過會做「截搭題」，「枯窘題」罷了。我寫的「孔告大戰」，和「孔子辨學記」，是做截搭題的手筆，諸君或許也見過。我生於光緒己卯年正月十三日，去年滿六十，我自己做一篇徵文啓，切着正月十三日立論，此文正月十二日用不着，十四用不着，其他各月生，更用不着，必定要光緒己卯年才用得着。而且正月十三日，非產生一個教主不可。這是鄙人做枯窘題的手筆。諸君要我寫自傳，我特出題考一下，祇要諸君能夠這樣的替我作一篇徵文啓，我即遵命詳詳細細的寫一篇自傳。如其不然，我祇把那篇文字寫出來就是了，自傳是不能寫的了。

鄙人受過八股的嚴格教育，每讀古人書，即見其罅漏百出。孔子的文章，以八股義法繩之，都有點欠通。例如：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……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老年人血氣衰了，不可虧損，應該說：「及其老也，戒之在色。」今之青年，刮錢的方法，遠爲老宦場所不及，

舉凡舊日貪官污吏所不敢爲者，他都敢於爲之，應該說：「少之時，戒之在得。」像這樣修改一下，文章就通了。

孟子本是八股界的泰斗，如果今日復生，進場考試，包管他終身不第，何以故？文章不通故。他作的文章，「王之臣，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，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。」這位朋友，若非迂夫子，定是老好人，如果落在今日，遠遊者歸來，尋覓他的妻子一定是偕同受託者，進餐館，入戲園，鮮衣美食，絕不會凍餒的，能夠凍餒其妻子，還算是「古道存焉」的好朋友，所以說：孟子的文章欠通。

周秦諸子，如老子，孔子，莊子，孟子等，外國學者，如斯密士，馬克斯，達爾文，克魯泡特金等，他們所說的道理，或是或非，姑且不論，但是任你如何質問，他都有答覆，答覆的話，始終一貫，自己不會衝突，是之謂：一家之言。我這一個厚黑教主，也有這種本事，我可上講堂，寫黑板，大講厚黑，任隨學生質問，我都有圓滿的答覆，如果答覆不出，我立即宣佈，我這個厚黑教主不當。并且說：你

是厚黑教主的老師，叫我的學生，來與你拜門。

孔門的書，如論語，孝經，詩，書，易，禮，春秋等，看是五花八門，仔細讀之，實是一貫。鄙人除「厚黑學」外，還寫了許多文字，看是五花八門，仔細讀之，也是一貫。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，儒家者流，出於司徒之官，厚黑學則出於八股之官。

有某君者，同我辯論了許久，理屈詞窮，說道：「我遇着你，硬把你沒法。」我說道：你當然把我沒法，從前顏淵遇着孔子，喟然嘆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也是把孔子沒法。你之聰明才智，不過如顏淵罷了，當然把我沒法。某君聽了大笑，我說道：厚黑經曰：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，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，下士聞道，則大笑，下下士聞道，則大罵。」你不大罵而大笑，我把你提升上來，官封下士之職。

一般人都說：要復興中國，非保存國粹不可，這誠然不錯，我所不解者，八股是中國之國粹，爲甚捨去中國八股不研究，反朝朝日日研究西洋八股？如此而欲復

與中國，豈非北轍南轅？一般人又說：現在這個時局，非有曾國藩，胡林翼這類人出來，不能收拾，這話也不錯；獨不思曾胡二人，都是八股秀才出身，而今全國人不知八股爲何物，曾胡二人，從何出現？此鄙人所以慨然興嘆，毅然以提倡八股爲己任，無奈舊日八股老同志，凋零殆盡，後生小子，全不知八股義法，鄙人特擬作兩篇：（一）孔告大戰，（二）孔子辦學記，據重慶新蜀夜報說：「實已轟動了一般社會」，這都是一般人喜愛國粹之表現。厚黑學者，八股之結晶體也，故鄙人特意與諸君談談厚黑學，談談八股。

滿清末年，洋八股傳入中國，清廷明令廢書院，興學堂，我高興極了，把家中所藏經史文集，與夫其他等等，用籊筐裝起，在山上挖一大坑，用火燒之，那些東西，有些是自己批點過的，有些是手自抄寫，而苦心揣摩的，更有些是自己心血嘔成的，臨燒時，未免依依有情，坐在土坑邊，一面翻開讀，一面丟在火內，一連燒了幾次，而今才知洋八股是這麼一回事，深悔當日不該燒，所以我雖毅然以提倡八股爲己任，實則根底很淺薄，只好自稱八股學校修業生，不敢言畢業。

（ 9 ）

幼年時。老師在「江漢炳靈集」上，選了一篇「後生可畏」全章的八股與我讀，至今還彷彿記得幾句，「某也……其也……其也……」而我也樵牧以外無交遊，鄉里之中誇學問。」又云：「有官階而無建白，後人讀史，尚無暇記宰相之名，所以一卷可傳，天札亦神明之壽，百年空過，衣冠等枯骨之餘。」這話真是不錯，一部廿四史中，宰相真是多極了，試問讀者，能記得若干個？當日我讀這幾句文章，往往淒然泣下，自亦不知何爲而然，所以發憤而著厚黑學一卷，在四川一隅一內，誇誇學問。八銘塾鈔上，張玉書八股有云：「不受朝廷不甚愛惜之官，亦不受鄉黨無足重價之譽。」所以許多人罵「李宗吾是壞人」，我也不管。

江漢炳靈集，是張文襄督湖時，把科考秀才們作的八股，命樊樊山選集而成。往年在成都，尹仲錫對我說他：在陝西做府官時，曾問樊山，「聽說江漢炳靈的文章，全是你做的？」樊曰：「非也，我不過修改而已，但改得很多，所改約四分之三。」這是八股界的掌故，附記於此。

鄙人寫文字，總用八股義法，幼年老師教我作八股，我有兩訣，「寬題走

卷路，卷題老寬路。例如：厚黑學讀本後文，這種題目，可以任意發揮，是謂寬題，而鄙人則把這被人應該留神，掃去不說，再從己卯年正月十三日著筆，是謂「寬題卷路」。己卯年正月十三日，這精義小題，而文則上下古今寫去，是謂「窄題卷路」。現在八股考例，考功不考人，請看此篇文章，又合八股義法否？如果科舉復興，進場考試，還能取得一名，考文當以此為起原文，標之如下：

鄙人今年（二十八年）已滿六十歲了，前經批判黨修正後，抑或為日本飛機炸死，祭文上也要寫享年六十有一上壽了。在批判黨以前，我並無一人知道，過後我通告眾人，聞者都說與我相祝，我說：這也無須。他們又說：教主六旬壽誕，是普天同慶的事，我們應該發出啓事，徵求詩文，歌頌功德。我說：這裏深堪費心，許多做官的人，德政神遊自己立的，萬民奉是自己送的，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。這種徵文啓事，無勞親友費心，等我自已幹好了。

大凡徵求壽文，例應補敘本人道德文章功業，最要者尤在寫出其人之特點，其他俱可從略。鄙人以一介匹夫，崛起而為厚黑教主，於儒釋道三教之外，特創一

教，這可算真正的特點，然其事爲衆人所共知，其舉已家喻戶曉，並且許多人都已身體力行，這種特點，也無須贅述。茲所欲說者，不過表明鄙人所負責任之重大，此後不可不深自勉勵而已。

鄙人生於光緒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，次日始立春，算命先生所謂：己卯生人，戊寅算命。所以己卯生的人，是我的老庚，戊寅生的人，也是我的老庚。光緒己卯年，是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，愛因斯坦，生於是年三月十四日，比我要小點，算是我的庚弟，他的相對論，震動全球，而鄙人的厚黑學，僅僅充滿四川，我對於這位庚弟，未免有愧。此後只有把我發明的學問，努力宣傳，才不虛生此世。

正月十三日，歷書上載明，是楊公忌日，諸事不宜，孔子生於八月二十七日，也是楊公忌日，所以鄙人一生際遇，與孔子相同，官運之不亨通一也，其被稱爲教主一也，天人鄙人，冥冥中以孔子相待，我何敢妄自菲薄。

楊公忌日的算法，是以正月十三日爲起點，以後每月退二日，二月十一，三月初九……到了八月，忽然發生變例，以二十七日爲起點，又每月退二日，九

月二十五，十月二十三……到了正月又忽然發生變例，以十三日爲起點，諸君試翻歷書一看，卽知鄙言不謬。大凡教主都是應運而生，孔子生日，旣爲八月二十七日，所以鄙人生日，非正月十三日不可。這是楊公在千年前，早已註定了的。

孔子生日，定爲陰歷八月二十七日，考據家頗有異詞，民國以來，改爲陽歷八月廿七日，一般更莫名其妙。千秋萬歲後，我的信徒，飲水思源，當然與我建個厚黑廟，每年聖誕致祭，要查看陰陽歷對照表，未免麻煩，好在本年（廿八年）陰歷正月十三日，是陽歷三月三日，茲由本教主欽定陽歷三月三日，爲厚黑教主聖誕，將來每年陰歷重九日登高，陽歷重三日，入厚黑廟致祭，豈不很好？

四川自漢朝文翁興學而後，文化比諸齊魯，歷晉唐以迄有明，獨學之盛，足與江浙諸省相埒。明季獻賊蹂躪，殺戮之慘，亙古未有，秀傑之士，起而習武，蔚爲風氣，有清一代，名將輩出，公侯伯子男，五等封爵，無一不有。嘉道時，全國提鎮，川籍佔十之七八，於是四川武功特盛，而文學則蹶焉不振。六十年前，張文襄建立尊經書院，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，來川講學，及門弟子，井研廖季平，富順朱

雲子，名滿全國，其他著作等身者，指不勝屈，樸學大興，文風復盛。考「湘綺樓日記」已卯年正月十二日，王先生接受尊經書院聘書，次日即入館講學，明日即立春，萬象咸新，這其間，實見造物運周之妙。

帝王之興也，必先有爲之驅除者，教主之興也，亦必先有爲之驅除者，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，孔教之興，已二千餘年，例應退休，皇矣上帝，乃登首顛，擇定四川爲新教主誕生之所，使東魯聖人，西蜀聖人，遙遙對峙，無意川人尙武，已成風氣，特先遣王孟秋入川，爲之驅除，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書，而蜀人即爲聖降也。

民國元年，共和肇造，爲政治上開一新紀元，同時蜀人的厚學揭發成都報紙，爲學術上開一新紀元。故民國元年，亦可稱厚學元年，今爲民國廿八年，也即是厚學紀元廿八年。所以四川之進化，可分三個時期，鴉片魚臭，閉關茫然，無所深論，秦代通商而後，由漢司馬相如，以及明楊慎，川人以文學見長，是爲第一時期，武職文翁之功也。有清一代，川人以武功見長，是爲第二時期，此則張獻忠之

功也。民國以來，川人以厚黑學見長，是爲第三時期，此則鄙人之功也。

民元而後，我的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，努力工作，把四川造成一個厚黑國，於是國中高瞻遠矚之士，大聲疾呼曰：「四川是民族復興根據地。」你想：要復興興民族，捨了這種學問，還有甚麼法子？所以鄙人於所著「厚黑叢話」內喊出「厚黑救國」的口號，舉出越王勾踐爲模範人物。其初也，勾踐入吳，身爲臣，妻爲妾是之謂厚。其繼也，沼吳之役，夫差請照樣的身爲臣，妻爲妾，勾踐不許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，是之謂黑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余豈好講厚黑哉？余不得已也。

鄙人發明厚黑學，是千古不傳之秘，而今而後，當努力宣傳，死而後已。鄙人對於社會，既有這種空前的貢獻，社會人士，即當予以褒揚。我的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，當效教主六旬聖誕，應該作些詩文，歌頌功德。自鄙人目光看來，「舉世非之」，與「舉世譽之」，有同等的價值。除弟子而外，如有志同道合而遠伯玉，或有走入異端的厚壤，甚或有反對黨，如楚狂，沮溺，荷蓑，微生畝諸人，都可盡量作些文字，無論爲歌頌，爲笑罵，鄙人都一一敬謹拜受。將來彙刊一冊，題曰：

「厚黑教主生榮錄」。你們的孔子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鄙人則只有生榮，並無死哀。千秋萬歲，厚黑學炳焉如皎日中天，可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榮。中華民國萬萬歲，厚黑學萬萬歲。厚黑紀元二十八年，三月十八日，李宗吾謹啓。是日也，卽我庚弟愛因斯坦六旬晉一之後四日也。

我把徵文啓發出後，收得詩文很多，佳作如林，惟有個八股老同志，宜賓李小亭，他昔年曾在自流井東新寺，炳文書院，與我同學，送我一首七古云：「玄之又玄玄乃厚，含德之厚厚不測，老子手寫厚黑經，世俗強名爲道德，……」三四兩句，真是妙極了，諸君試取鄙人所著「厚黑叢話」合訂本一五三頁讀之，卽知此語之妙。諸君如果高興，不妨作些詩文，與鄙人補祝，交由重慶青木關，溫泉寺，張君默生轉。

世間的事，真是無奇不有，鄙人發明厚黑學，居然有人與我爭發明權，往年友人某君對我說：有一次在宴會席上，談及李宗吾發明厚黑學，忽有人說道：我當小孩時，已聽見厚黑學三字，那裏是李宗吾發明的。某君問之曰：你今年若干歲了？

答曰：三十歲。某君曰：李宗吾的厚黑學，民國元年，已在成都報紙披露，今爲民國二十七年，你那時當然是小孩子。

往年在重慶，遇着新聞記者游君，說道：我讀你的作品，以爲是個青年，誰知才是老頭子。我說道：怪了！厚黑學，只有你們青年人才講得，我們老頭子就講不得。我在成都，住在侯克明公館內，侯君介紹一個姓彭的來會，是江蘇人，說道：往年在南京，讀上海發行的「論語」，載有「厚黑學」。我同朋友揣想：作者年齡大約不過三十歲上下，那知已這樣的年齡。我聽了，大爲不平，我輩老年人，連講厚黑學的權利，都被人奪去了，奈何！奈何！

我在「厚黑叢話」中，曾說：我在四川高等學堂，肄業四年，是厚黑孕育時期，記得有天與我同班張列五（名培爵）謝綬青（名敦印）談天，我說：古今英雄分四等：第一是項羽，成則稱王稱帝，敗則把腦壳交出來，慢說在劉邦駕下稱臣，就叫他渡過烏江，捲土重來，也有所不屑，此頭等英雄也。第二是李世民，羣雄并起之日，凡與他交過戰的人，落在他手裏，莫得一個活命，哥哥反對我，殺哥哥，

弟弟反對我，殺弟弟，父親祖護哥哥弟弟，就叫他把天下讓與我，請他當太上皇。此第二等英雄也。第三是虬髯公，本打算在中原血戰幾年，奪取帝業；及見了李世民，自知不是敵手，默然心死，不惟不阻撓李世民的進行，反把自己的兵法，傳授李靖，儲積的軍款，送與李靖，叫他輔佐世民，平定天下，自己跑到海外扶餘國，披荆斬棘，獨立稱王，此第三等英雄也。第四是錢鏐，資融，自知能力薄弱，也就不與羣雄鬥爭，只是保境安民，修理內政，到了中原有主，納土歸順，這可說是第四等英雄。

我在學黨內，發明了四等英雄的原則，辛亥革命而後，出了許多偉人，我與他評評等級：許多擁兵自衛的人，一敗塗地之後，草間偷活，叫他學項羽，把腦壳交出來，他不幹，頭等英雄，當然夠不上。打了勝仗，第一要務，就是保護敵人的生命財產，甚或跑到敵人家中，去問老伯父，老伯母受驚否？對於李世民，真要愧死，第二等英雄，更夠不上。既莫得掃盪羣雄，和駕馭羣雄的能力，就該學虬髯公海外稱孤，抑或學錢鏐資融，保境安民，他偏要問鼎中原，鬧個不休，第三等英

雄！第四等英雄，也莫得他的位置。只好與他下八個字的批評：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。」連一個齊景公都夠不上，是爲不及格之英雄，此民國二十餘年，所以紛紛擾擾，大亂不止也。

我在學堂內，高談四等英雄的時候，列五猝然問我道：「你將來當那等英雄？」我說：「當頭等英雄我不肯，當二等英雄，我不能，無已，其第三等英雄，第四等英雄耳。」我遽問列五：「你當那等英雄？」他笑而不答。綬青則抱膝搖頭，口中念道「科頭箕踞長松下，冷眼看他世上人。」當日情事，宛然在目，後來我的話，是實行了的。我在政治上，是第四等英雄；在學術上，是第三等英雄。反正後，我幹的是省立[○]日學校長，和省視學這類事，他們打他們的仗，我辦我的學，查我的學。有時甲乙兩方，血戰不已，兩方的學務，都去視察，並且兩方都受歡迎，這是走的錢鏗竄途徑，是爲第四等英雄。古今中外，許多學問都不講，獨講厚黑學，這是我披荆斬棘，另闢的狀餘國，是爲第三等英雄。後來綬青縱酒而死，終身過的是「冷眼看世上人」的生活。列五笑而不答，大約是以頭等英雄自命。民

國四年，在北平殉義，臨刑時的態度，比城下的頑羽，還要從容些，真不愧頭等英雄。（二人事蹟，詳見拙著厚黑叢話）

列五殉義，是民國四年三月四日，往年經中央議決，撫卹五千元，常年卹金六百元，并令四川公葬。同時殉義者，有酉陽鄒汗青，資中魏榮權，二人也是高等學堂同學，卹典未之及。高等學堂開同學會，決議請省黨部，致函酉陽資中黨部，徵取二人事蹟，爲之請卹褒揚，當可准行。列五葬在榮昌，重慶浮圖關，係其衣冠墓。

與列五同時槍斃者，共是四人，鄒魏之外，還有某君，此君姓名籍貫，姑爲隱去，各之曰：某甲，我把事由始末說一下：

列五匿居大津，織襪爲業，在袁政府看來，以都督民政長解職下來，一定腰纏百萬，還幹此等事，一定有何種作用，不知列五是個舊式書生，那裏曉得拿錢，解職下來，兩袖清風，許多學生及同鄉，尋着他覓事，只好留在廠中，供其食宿，想把襪廠擴張大點，自己又無資本，袁政府偵探李某，託名商人，先認識某甲，進而

認識汗青與列五，自稱願出資合夥，往還了許久，一日，約在租界外餐館，訂立合夥契約，臨上火車，李某出一捲紙，交與列五道：「這是我擬的章程，你暫且拿着，我去買點紙煙來。」列五也未開看，順手遞與汗青，汗青插入衣袋中，李某久不至，火車開了，一到車站，兵已佈滿，齊被逮捕，搜出紙捲，才是血光團章程，送交北平審訊，久無口供，偵探對某甲說道：「全案中人，業已無救，你能如何如何說，不惟保全生命，且可作官。」某甲遂反口誣陷，而案就定了。

黃肅方會對我說：他同時也拘在軍政執法處，看見有人與某甲透被條等物進去，且優待之，即知事情有變。覆審時，汗青因某甲反供，在法庭上與之大鬧，列五見同黨的人，都這樣幹，也就默無一語，所以列五始終無口供。向例：執行死刑時，在監外高呼犯人姓名，呼及青汗，汗青在肅方背後一室，高聲應道：「有」，一跳就出去，氣急了，大鬧，列五在法庭上，負手旁立，微笑不語，同時把某甲也宣佈死刑，某甲大罵：「當初許老子的官，而今還要槍斃老子嗎？」列五呼其字曰：「某甲，不要說了，今日之事，你還在夢中！」列五的襟懷，真是海闊天空，

落在別人，縱不唾某甲之面，也要奚落他幾句。赴刑塲時，汗青車子在列五之後，列五還帶點開玩笑的態度，回頭說道：「汗青！今天的事，有點老火哦！」其他詳情，見拙著「厚黑叢話合訂本」茲不贅述。

列五真是把死之一字，當如兒戲，凡人到了死生關頭，才見真實本事，一部廿四史中，慷慨就死者者，何可勝數，嵇生琴，夏侯色，獨傳千古者，無非態度從容耳。張飛怒斬嚴顏，嚴神色不變曰：「斫頭便斫頭，何爲怒耶！」威猛如飛，爲之氣折，可稱神勇。列五較顏，有過之，無不及。其致廖緒初信有云：「不肖秉性雖癡，略識莊生安時處順，哀不入之道……深信大地自有史以來，皆作如是觀，因此之故，任外界形形色色，糾錯相紛而素志固猶迥然也。」他平日有這樣的修養，臨死才有那樣的從容，然而列五之出身，則是一個八股秀才，豈非奇事！臨死神色夷然的神勇，乃出諸莊生一派學說，更是奇事！我希望讀者諸君，於研究洋八股之餘，不妨研究一下中國八股。

列五致友人信，及家書共數十通，昨經其女鍾芸，印出贈人，其真蹟擬將來影

印出來，懸諸紀念堂。諸君讀之，其人格之高，憂國之切，可以畢見。文筆之佳，一
續餘事耳。然而致死之根，即可於書中見之，我與他四個字的批評，「不學無
術」。學者，厚黑學也。吾嘗曰：「如有列五之才之美，使厚且黑，某某偉人不足
觀也已。」向仙喬曾對我說：「某年川省名流，在某處宴請黨國名人，席罷，大家
謂：『列五之言論豐采，不在諸名人之下，乃竟中道摧折。』為之嘆息不已。」死
者長已矣，甚望讀者諸君，快快研究鄙人的學說，毋為親厚者所痛悼。

十年前，有某軍人人著「薄自學」，在成都報紙發表，滿口道德話，對於我
的學說，大加攻擊。並且說道：「李宗吾！趕急把你的厚黑學收回」。我置之不
理，許多人勸我著文駁之，我說：「這又何必呢？世間的學問，各人講各人的，信
不信，聽憑衆人，譬如：糧食果木的種子，我說我的好，你說他的好，彼此無須爭
執，只是拿在土中種之，將來看。個的收穫好就是了。」聞者道：「你不答辯，可
見你的學說，被他打倒，我如今不奉你為師，去與某君拜門，學薄自學。」我說：
「你去拜門，是很可以的，但是我更忠告你幾句，厚黑經曰：『厚黑之人，能得千

乘之國，苟不厚黑，單食豆羹不可得。」將來你討口餓飯，不要怪我。」後來這位薄白學發明家的腦壳，截下來，掛在成都少城公園紀念碑上示衆，此事成都人一般，都還記得。從這場公案看來，讀者諸君，可以恍悟了。

古人云：「爲善最樂，」殊不知爲惡也最樂。你看梁山上那些同志，大碗吃肉，小碗吃酒，何等快樂。世間最苦的，莫過於不善不惡的庸人。然庸人能自甘於庸，安分守己，過他庸人之生活，則苦之中亦未嘗無樂。惟庸人不甘於庸，妄爲爲善，妄欲爲惡，此真天下之大苦也。鄙人深悟此理，所以安分守己，談談厚黑學，過我庸人之生活，方寸中蓋有至樂焉。

世間最樂的事，莫過於行吾心之所安，張列五押赴刑場槍斃，薄白學發明家，**鼻首示衆**，二人反對厚黑學一也，（列五反對厚黑學，見拙著厚黑叢話謝慧生壽文）其不得壽終正寢一也。然而列五之心則最樂，某發明家則最苦。何也？列五行其心之所安，烏得不樂，某發明家，斷非心之所安，烏得不苦。

世間的事真怪，孔門的學說，最注重的是君臣父子之倫，孔子的裔孫孔融，對

於父母問題，略略懷疑，曹操便把他殺了。嵇康非薄湯武，司馬昭也把他殺了。孔子學說，所以萬古不磨者，曹操司馬昭這類人的功勞，真是不小。這位薄白學發明家，可算孔門的信徒，爲名教中的功臣，理應請入文廟配享。至於列五，將來我的門徒，與我立厚黑廟，只好請他進來配享。

大凡一種新學說出現，必要受一番大打擊，你們的孔子，當他學說出現之時，就受了沮溺，丈人，楚狂，荷蕢，微生畝諸人，冷嘲熱罵，遇着匡人桓魋，幾乎性命不保，惟其然也，才掙到萬世師表的位置。程氏學說出現之時，也是聞者譁然，痛詆之，嚴禁之，伊川死了，門人連喪都不敢弔，惟其然也，才掙得孔門嫡派的招牌。耶穌最不幸，身死十字架，然而耶教則風靡世界。鄙人發明黑厚學，只聽得有人大罵：「李宗吾是壞人，」尚未把我綁赴刑場。像這樣下去，我這一教，將來的地位，不過與程朱柏等罷了，再不然，與孔子相等罷了，欲求如耶教之風靡世界，恐怕遙遙無期，嗚呼！吾道其終窮矣！

鄙人講厚黑學，有一條公例：「做得說不得」。某名士得了翰林，到處打秋

風，友人寫信規之，覆曰：「天生空子，以養豪傑。」此信披露出來，聞者大嘩，因而少收了若干銀子，這即是違反公例之故。然而某名士之言，固絕世名言也。昔人云：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」一將者，豪傑也，萬骨者空子也。非獨成功爲然也，「長平一坑四十萬，」趙括之名，因以千古，則趙括亦豪傑也，彼四十萬人，真空子也。當山寨大王，必有許多搖旗吶喊的嘍囉。高坐山寨者，豪傑也，搖旗吶喊者，空子也。鄙人不當豪傑，也不當空子，在整個世界中，特開一厚黑界，獨自一人，稱教主，稱聖人，不在別人駕下當嘍囉，也不要別人與我當嘍囉。

楊朱之言曰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。」此不當嘍囉之說也。又曰：「力之所賤，侵物爲賤，」此不當山寨大王之說也。鄙人寫「厚黑叢話」，曾說：「老子『一部『道徳經』，純是厚黑哲理。楊朱是老子的弟子，所以倡出來的學說，能與鄙人暗合，孟子曰：『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。』你想：全世界，尋不出一個嘍囉，那裏還有山寨大王出現？所以道家一派學說，爲儒家所深斥，而鄙人的厚黑學，就成爲世界上最精粹之學說了。」

論人改字宗吾而後，朝朝日日，用以自警者，「思想獨立」而已。一部厚黑叢話，千言萬語，無非教人「思想獨立」而已。思想能夠獨立，行爲才能夠獨立。夫然後，學術方面，才不爲古人之奴，政治方面，才不爲豪傑之奴，不獨立即爲奴隸，并無中立餘地。我國一般人，思想不能獨立，以致眼前擺着的大道理，看不見說不出。行爲不能獨立，以致擁有四萬萬五千萬民衆，還受帝國主義之侵凌。讀者諸君，負有指揮羣衆之責，鄙人謹百拜稽首，以「思想獨立」四字奉贈。

劉後主降於鄧艾，晉李特入蜀，周覽山川形勢，嘆曰：「劉禪有如此江山，而降於人，可謂庸才。」劉琮降於曹操，操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，劉景升諸子豚犬耳。」讀者諸君，努力！努力！如其不然，你我的子孫，翻着歷史一看，必喟然嘆曰：「中國有如此江山，而受制於強鄰，我的曾祖父，高祖父，可謂庸才。」抑或曰：「有祖當如孫仲謀，吾祖豚犬耳。」諸君！諸君！努力！努力！

從前阿柴有子廿人，臨終命各持一箭來，取一箭命折之立斷，命以十九箭合拆之，則不能斷。論之曰：「分則易折，合則難摧。」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。但須

善於體會，廿箭合作一束，固然不能折斷，請問廿箭合作一束，能不能射死敵人？箭之功用，全在射人，今怕他拆斷，把他細作一起，豈不失了射人的功用，又何貴乎有箭？今當抗戰建國期中，許多志士，奔走呼號，大都奉阿柴的學說，爲天經地義，專幹細箭的工作，把射箭的工作忘却了。

我輩主持國家大計，應當如射箭一般，懸出一個箭塚，四萬萬五千萬枝箭，向同一之箭塚射去。然而今日不能也，其病根有三：（一）專幹細箭的工作，忘却射箭的工作，致使許多志士的能力，鬱而不伸。（二）各持一箭，任意亂射，不知箭塚安在。（三）見人手持一箭，即惶大嚇道：「你這枝箭，怕不是射敵人的，一定是射我的，快快放下，等我一人射好了。」以上三者，就是我國失敗的大病根。知道病根所在，就有治療之方法了。（一）指出箭塚，（二）教他射箭之法，（三）大着胆子，不要怕別人射我，然後別人一定是射敵人，決不會射我。我們須知：所謂師法古人者，在師其意，不師其迹。善學柳下惠者，莫如魯男子，我們能實行上述三法，即可謂之善學阿柴。所以我力勸諸君，快快的研究我的厚黑學。

韓非子是懂得厚黑學的人，其言曰：「上君盡人之智，中君盡人之力，下君盡己之能。」所謂盡人之智，盡人之力者，即是枝枝箭的能力，都表現出來。至於盡己之能的下君，即是說：「你衆人不必射，等我一人來射。」漢高祖是厚黑名家，能使張良陳平諸人盡其智，黥布彭越諸人盡其力，上君中君，一身兼之，故能統一天下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雖曰：百戰百勝，無非盡己之能罷了，遇着漢高祖，只好烏江自刎。

戰國策，是古代厚黑學教科書，郭隗謂燕昭王曰：「帝者與師處，王者與友處，霸者與臣處，亡國與役處。……憑几據杖，旣視指使，則斲役之人至，恣睢奮擊，胸箠叱咄，則徒隸之人至。」現在是民國時代，無所謂君，即無所謂臣。有志用世者，只能於師也，友也，斲役也，徒隸也，四者之中，擇一位置。操用人之柄者，亦只能於四者之中，擇一以位置之。師與友挺然獨立者也，斲役與徒隸，無挺然獨立的能力，不得不因人俯仰，供人指揮者也。大凡大功業之告成，斲役與徒隸，亦是不可少之人，然使前後左右，都是這類人佈滿了，無所謂師與友，那就應

了郭隗之言，只好亡國了。

周秦諸子，澈始澈終，是研究厚黑學理，不過莫有發明厚黑這個名詞罷了。考子二書，闡明厚黑原理者也。其說具見厚黑叢書。孫吳管商諸人，厚黑學之實行家也。劉先主臨終，囑後主讀六韜商君書，謂其益人神智，可見他對於厚黑學，是有研究的。所以他三顧茅廬，絕不敢使出「既視指使」一類態度。如果不懂厚黑學，怎能紆尊降禮，把一個「不求聞達」的孔明，羅致出來。

諸葛孔明亦是法家一派，手寫申韓以教後主，也是精研厚黑學的人，所以當了丞相，能夠俯納羣言，集衆思，廣忠益，這即是使枝枝箭的能力，都表現出來，故出師北伐，司馬懿不得不畏之如虎。

鄙人是八股學校修業生，記得壬寅年四川補行鄉試，出的題，有「集衆思廣忠益論」，方鶴齋擬墨有云：「相無才天下之才皆其才，相無智天下之智皆其智，」鄙人當日讀了這兩句，低徊往復，諷誦不已，只覺得他說得好，亦不知好處安在。而今始知我胸中孕育有厚黑學理，故不知不覺，深與契合。方鶴齋這兩句話，即是

四萬萬五千萬枝箭的能力，一齊表現出來的說法，是深合申韓學理的。申子之書不傳，我且把韓非之書引兩段出來，證明方鶴齋的說法，與法家學說相合。見得諸葛武侯，學有本原，其稱爲三代下一人，良非無因。

韓非云：「有智而不以慮，使萬物知其處，有賢而不以行，觀臣下之所因，有勇而不以怒，使羣臣盡其武。是故去智而有明，去賢而有功，去勇而有強。」這種說法，豈不是「相無才天下之才皆其才，相無智天下之智皆其智」的說法嗎？

韓非又云：「鄭子產晨出，過東匠之門，聞婦人之哭，撫其御之手而聽之。遣吏執而問之，則手絞其夫者也。異日，其御問曰：『夫子何以知之？』子產曰：『其聲懼。凡人於其親愛也，始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已死而哀，今哭已死，不哀而懼，是以知其有姦也。』子產之智，不亦多事乎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，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。……故宋人語曰：一雀過羿，羿必得之，則羿謬矣。以天下爲之羅，則雀不失矣。夫知姦亦有大術，不失其一而已矣，不修其理，而以己之胸察，爲之弓矢，則子產謬矣。」韓非這篇議論，也卽是「相無才天下之才皆其才，

相無智天下之智皆其智」的說法。韓非能夠以天下爲大羅，雀不失一，我國今日，如有韓非這類人，出而執政，一定能使四萬萬五千萬枝箭的能力，一齊表現出來。所以我甚望讀者諸君，把鄙人的厚黑學，細細研究一番，然後去讀韓非諸人之書，自然頭頭是道，包管你成爲諸葛武侯第二。

世間的道理，只要研究得澈底，彼此所見，都是一樣。儒家與法家表面看去，似乎彼此是不同的，其實不然，四書五經，是儒門經典，秦誓曰：「若有一介臣，斷斷兮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，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彜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其自口出。」這種說法，也卽是「相無才天下之才皆其才，相無智天下之智皆其智」的說法。與韓非的主張，有何差別？我們試把韓非之書，細讀一遍，又把諸葛武侯本傳，細讀一遍，卽知孔明乃法家一派之醇乎其醇者也。他自比管樂，手寫中韓，生平宗仰，已可概見。治蜀嚴而無赦，更與儒家主旨不類，然而今之孔廟中，則大書曰：「先儒諸葛亮之位，」此其故可深長思矣。

大凡當首領的人，如果自矜其能，把自己的才智表現出來，卽會把衆人的才智

壓抑下去，就會成爲獨夫。殷紂王材力過人，手格猛獸，智足以拒諫，言足以飾非，於人臣以能，謂天下皆出己下，卒至身死國滅，首懸太白之旗。故韓非警告人主曰：「去智而有明，去賢而有功，去勇而有強。」又曰：「於而好能，下之所欺。」這些道理，西洋科學家如達爾文這類人懂不得，要我輩入股家才懂得。於何徵之呢？四川壬寅鄉墨有曰：「相無才天下之才皆其才，相無智天下之智皆其智」，厚黑學者，入股之結晶體也，諸君不懂入股，請讀鄙人的厚黑學。

孔明手寫申韓，對於厚黑學，有深切的研究，你看他高臥隆中，自比管樂，是何等自負？謂徐元直等曰：「卿等三人，仕進可至刺史郡守。」三人問其所至，笑而不言，這種態度，真是目無餘子。然而一當了丞相，立即謙虛起來，下教曰：「初交州平，屢聞過失，後交元直，勤見啓誨。」又自稱：「資性鄙暗，不能悉納。」以視南陽隱居時代，先後如出兩人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爲在野的名流，與在朝的政治家，地位不同，態度也就不同。當名士無妨吹吹牛，無妨目空一切，一執了政，這種態度，就斷乎來不得。王安石不懂這個道理，拿膏生的態度去做宰相，所

以終歸失敗。王安石的政策，本是對的，他說：「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不足法，」道理也很精確，只是態度來得太嚴厲了，執拗不近人情，把海內公認的賢人君子，如馬司光，歐陽修，程明道一類人，都壓抑下去了，就不得不歸於失敗。諸君有志用世，請把王安石和諸葛武侯的態度，下細研究一下。

政治家帶不得名士氣，帶不得書生氣。王夷甫，殷深源，名士也，不幸而執政，身敗名裂。程伊川，朱元晦，書生也，幸而未執政，至今尙高坐孔廟吃豬肉。程朱連蘇東坡這類人，都容不過，豈可在政界中來往？鄙人非名士，也非書生，是一個八股學校修業生，故於人無所不容。薄白學發明家，是反對我的，我還稱他爲名教功臣，請他入文廟。張列五首先呼我爲瘋子，也是反對厚黑學的，我將來建厚黑廟，還許他進來配享。一般人只知佛門廣大，殊不知厚黑之門，更爲廣大。君子曰：「李宗吾之稱教主也，宜哉！」

宇宙事事物物，以平爲歸，物不平則鳴，人不平則爭，人類本是平等的，君相地位，已經比衆人高了，如果態度再加高亢，是爲高而又高，不平孰甚？故須謙恭

下士，才能躋於平，才不失敗。匹夫的地位，已經比王侯低了，如果再卑以自處，是爲低而又低，不平益甚。田子方對魏侯曰：「貧賤窮人」，顏闕對齊王曰：「生王之頭，不若死士之壘。」必須有這種態度，才能調劑之以歸於平。故我們說田顏二人有氣節，稱之譽之，萬一君相有了這種態度，我們就名之曰驕盈，譽之議之。這是甚麼道理呢？此由吾人胸中，藏有一個平字，爲衡量萬物之準，自然而然，會發出這種感想。劉先帝三顧茅廬，諸葛亮以匹夫而對帝室之胄，故態度至爲高亢。及當了丞相，對僚屬下教令，就不得不謙虛。始終是循着平字公例而行。鄙人著「心理與力學」一書，已揭出此旨，此處算是引的例證。

政治界有帝王，學術界有聖賢，其情形是相類的。戰國策曰：「帝者與師處，王者與友處。」在學術界，則聖賢也是與師處，與友處。他是以古人爲友，以今人爲師。於何徵之呢？孟子曰：「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，又尙論古之人……是尙友也。」這即是以古人爲友之明證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這即是以今人爲師之明證。古人有千千萬萬，今人有千千

萬萬，你們的孔夫子，法夫子，師與友，有這纒的多，所以就成爲千古有一無二的人物。

孟子與友人處，成爲賢人，孔子與師處，成爲聖人。鄙人是厚黑界的聖人，故民國元年，所著厚黑經有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厚黑者而從之，其不厚黑者而改之。」這卽是鄙人以今人爲師之明證。我歷觀當代名人，及朝夕往來的朋輩，常常喜歡讚嘆曰：「吾師乎！吾師乎！」鄙人用了這種困知勉行的工夫，遂崛起而爲厚黑聖人。東魯有聖人，西蜀有聖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。

常常有人向我說道：「某人欽慕你的厚黑學，想來見你一下，請我介紹。」我說：你轉告他，不必見我，我傳授他一個簡便法子，每遇着巖巖道貌的先生，高談理學的時候，抑或有人向你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的時候，你就閉目默念：「南無李宗吾先生」三遍，睜眼一看，就儼然李教主在面前說法一般。諸君能夠這樣用功，將來操得的學問，一定與鄙人相等，或許還勝過鄙人，何以故？因爲同以今人爲師故，我與諸君，是同門學友故。

鄙人是懂教授法的，我教授學生，絕不教他如何厚如何黑，只把他天性中具備的良知良能，誘導出來，他自然曉得厚，曉得黑，猶如馮師一般，只把礦之所在，指示出來，叫他自己去挖就是了。所以師不必賢於弟子，弟子也不必不如師。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：「顏回之爲人奚若？」曰：「回之信實於丘。」曰：「子貢之爲人奚若？」曰：「賜之敏賢於丘。」曰：「子路之爲人奚若？」曰：「由之勇賢於丘。」曰：「子張之爲人奚若？」曰：「師之莊賢於丘。」子夏曰：「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？」子曰：「回能信而不能反，賜能敏而不能訥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師能莊而不能同，此其所以事吾也。」鄙人也與孔子一樣，講到才智，實是遠不如諸君，然而諸君非與我拜門稱弟子不可。孔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，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諸君雖具有厚黑的良知良能，但不經鄙人指點，難免不進退失據。韓非曰：「不賢而爲賢者師，不智而爲智者正。」諸君必須奉我爲師，才能糾正諸君的錯誤，以管仲之才智，猶師老馬，鄙人其諸君之老馬乎。

我們當教主的人，不重在顯示自己的本事，重在把學生固有的本事，汲引出

來。古來當人主的人，也是如此，不重在顯示自己的本事，重在使臣下的本事，表現出來，漢高祖曰：「運籌策帷帳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鎮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饋餉，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。連百萬之衆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。此三人皆人傑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」諸君看他這番議論，卽知政治界的帝王，與學術界的教主，其本事是一樣的。故鄙人稱劉邦爲厚黑界天縱之聖。

石勒說：「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，與韓彭比肩，若遇光武，當並驅中原，未知鹿死誰手。」隱然說：光武還不如他。何以他不敢與高祖對敵，要北面歸順呢？石勒的智勇，雖是橫絕一世，但遇着高祖，高祖就會說：「要鬥智，我賊張良陳平來，要鬥力，我賊鮪布彭越來，講籌款，我賊蕭何來，講用兵，我賊韓信來。」你想：石勒一人，如何敵得過，只好北面歸順了。

我國辛亥而後，謀如良平，勇如鮪彭，籌款如蕭何，用兵如韓信，可以說多得，獨缺乏一個漢高祖，所以紛紛擾擾，鬧個不休。豁達大度，知人善任，漢高祖

所以成功也；於人臣以能，謂天下皆出己下，殷紂王所以亡國也。諸君如想擔當國家大事，當於此等處，留心思之！留心思之！

漢高祖的本事，真是了不得，與他同時起事的，只有蕭何曹參樊噲幾個人，所有韓信，陳平，黥布，彭越等，都是項羽方面的人，張良也是韓王的人，項羽把韓王殺了，才重到劉邦方面，替韓王復仇，可以說：劉邦的開國元勳，都是項羽驅遣今許多過來的。劉邦也不組織什麼死黨，只把敵人方面的人，弄過來，就成爲自己的死人，把患難相依的死黨，變成冤冤不解的仇人，這是甚麼道理？請讀者有以黨。而語我！一般人都說：我國不知團結內部，應該仿效墨索里尼，和希特拉的那種團結方法。殊不知：越是仿效得像，內部越是分崩離析。譬之籬桶，墨索里尼和希特拉，一籬就緊。中國的桶，一籬就破裂，越籬得緊，破裂越兇。這又是甚麼道理呢？這全是民族性的關係，要說明這個道理，非三言兩語，說得清楚，等隨後再詳說。劉邦是厚黑界人物，墨索里尼和希特拉，也是厚黑界人物。我國民族性，適用劉邦這種厚黑，不適用墨索里尼，和希特拉，那種厚黑。厚黑經曰：一汝爲大厚

黑，毋爲小厚黑。一列邦大厚黑也，墨索里尼，希特拉，小厚黑也。墨索里尼，和希特拉的箍桶法，與阿柴的細箭法，是同一手筆，願讀者細細研究之。

崇禎皇帝，如果做州縣官，倒是個好官，不幸做了皇帝，十七年宵旰憂勤，落得自縊而死。做皇帝另是一套本事，州縣官的本事，全用不着。做皇帝要深通厚黑學。老子一部道德經，純是闡明厚黑原理，故後人說老子講的是南面之術。崇禎不懂厚黑學，就南面做起皇帝來，越是苦幹硬幹，天下越是大亂。袁崇煥磔死西市，盧象昇陷死沙場，而孔有德，祖大壽，尙可喜，洪承疇諸人，遂一齊跑到滿洲，去當開國元勳，剩下一個孫承宗，不誅死，不當開國元勳，結果自縊而死。於是中國淪於異族者三百年。平情定讞，崇禎殃民誤國，死不蔽辜，不能因其煤山自縊，而遂予以恕辭也。史乘具在，事實具在，假令袁崇煥，孫承宗諸人，能竟其用，滿洲能侵入中國嗎？中國會受這種空前蹂躪嗎？鄙人著厚黑經所爲曰：「劉邦吾不得而見之矣、得見曹操斯可矣，曹操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孫權劉備斯可矣。」請問：有了曹操孫劉這類人，他手下有袁煥孫承宗這類人，會誅死縊死嗎？有孔有德祖大

書這類人，會跑到敵人方面出死力，我奉勸讀者諸君，少讀洋八股，多讀鄙人的厚黑學。

凡想幹大事的人，不必讀甚麼書，只要懂得厚黑學就行了。劉邦是不讀書的人，因為深通厚黑學，把項羽方面的人，弄過來，就成自己的死黨，連項羽的叔父，都跑來當一個小小的功狗，真算得大本事。崇禎臨朝，常常嘆息無人可用，而滿洲皇帝，只在明朝方面，得到幾個降將，就把明朝的天下取了。本事之大，較之劉邦，有過之，無不及。最可怪者：洪承疇這類人，平日飽讀詩書，高談忠孝，身負天下重望，忽焉死心塌地，歸順滿清，身統大兵，誅鋤故主，孔聖人的學說，不知何處去了？洪承疇幹這類事不為奇，滿洲皇帝，能使洪承疇這樣幹，真乃大奇。難道滿洲皇帝，讀有若干書，研究有甚麼學理？無非天寶聰明，深通厚黑學而已。這種天寶聰明，人人都有，不過從前為理學家的學說所誤，近今為洋八股所誤。諸君倘能俯聽鄙言，把這兩種蒙蔽物掃蕩了，厚黑的本體，自然出現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，區區日本，何足道哉！洪承疇，孔有德諸人的能

力，在明朝發展不出來，在滿洲能夠盡量發展，此等處，最耐尋思。

中國有了四萬萬五千萬人，爲甚能力發展不出來，會受外國這樣的欺凌？我有一個比方：諸君是學過物理學的人，凡是鐵條，都有磁力，通常的鐵條，發不出磁力，是由內部分子凌亂，南極北極相消之故。只要拿磁石一塊，在鐵條上引導一下，南北極分子排順，立即發出磁力來。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，對外本有極大的力量，只因內部分子凌亂，彼此衝突，能力相消，才會受外國這樣的欺凌。問：內部分子，如何才能排順？答：只有研究厚黑學。鄙人曾經說過：「汝爲大厚黑，毋爲小厚黑。」四萬萬五千萬枝箭，同齊向外國射去，此大厚黑也，在四萬萬五千萬人中，尋人來射，此小厚黑也。只要懂得大厚黑，內部分子，自然排順。

世間的裁縫木匠，都要拜人爲師，學習三年，才能替人縫衣服，做器具。我想：在政界做事，總比當裁縫木匠，要難得多，乃今日的人，黃腳黃手，跳上政治舞台，當首領的不研究首領術，當知事的，不研究知事術，等於未投師學習，即替人縫衣服，做器具，此所以辛亥而後，我國政治，鬧得一塌糊塗也。他們在政治上

的措施，絕像我輩八股先生進場。在洋八股上，東抄寫點，西抄寫點，湊集成一種規章，勒令全國實行，行之不通，則大罵道：「這種辦法，東洋行得通，西洋行得通，獨於中國行不通，人民程度，真是太低了。」這種說法，等於說：「此種衣服，東家的孩子穿得，西家的孩子穿不得，獨於你家孩子穿不得，這是你家的孩子，身體長得不合式，怪不得我縫衣的人。」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，自清末變法以來，即託命於此種人之手，天乎！冤哉！天乎！冤哉！然則救之之道奈何？曰：只有研究厚黑學。

周秦諸子，澈始澈終，是研究厚黑學，諸君有志斯學，單讀鄙人所著之書，只等於讀孔子之論語，還不够，必須遍讀周秦諸子，等於儒者之徧讀六經。如以為周秦諸子太多了，不能遍讀，只讀老子和韓非子二書，也可窺見全豹。老子言厚黑之體，韓非言厚黑之用。老子在周秦諸子中，猶如峴嵒一般，萬山從此發脈，周秦時代學術，可說無一不淵源於老子。韓非則如東海一般，為萬川匯流處。他是周秦諸子，最末一人，春秋戰國，百家爭鳴，韓非於各派學說，俱研究過了，然後特著一

書，可說是集周秦時代政治學說之大成，也即是集厚黑學之大成。刑名出於道德，道家法家，原是一貫。故史遷以老莊申韓，同列一傳。

當首領的人，要有首領術。韓非曰：「執術而御之，身坐廟堂之上，有處女子之色，無害於治；無術而御之，身雖瘁臞，猶未有益。」崇禎皇帝，不懂首領術，越是苦幹硬幹，天下越是大亂。當皇帝的本事，全在駕馭人才。崇禎皇帝，沒有駕馭法，許多奇材異能之士，發展不出來，雖有良馬，無所展足。滿州皇帝，有駕馭法，劣馬見了道子，也會跑，所以孔有德等一般降將，能當開國元勳。洪承疇諸人，平日高談忠孝，不得不反戈相向，誅鋤故主。

韓非舉得有個例證：「陽虎議曰：『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，不肖則飾詐而試之。』」逐於魯，疑於齊，走而之趙，趙簡主迎而相之，左右曰：「虎善竊人國政，何故相也？」簡主曰：「陽虎務取之，我務守之。」執術而御之，陽虎不敢爲非，善事簡主，幾至於霸。「從這場公案看來，當首領的人，也不必摹仿墨索里尼，和希特拉，組織甚麼秘密黨，只要懂得首領術，任何人，都可指揮如意。如其不然，就

是自己親手造成的學生，都會反戈相向。所以當首領的人，如果說：「某人是壞人，用他出來，一定會搗我的亂。」這種人的本事，未免太小，懂不得厚黑學，夠不上當首領，以視趙簡主，真是相隔霄壤。一般人都說三國時人才很盛，何以三國時人才會很盛呢？這是由於曹操劉備孫權三人，都善於用人之故，何以三人都善於用人呢？這是由於三人都是厚黑界先知先覺之故。

許劭批評曹操：「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。」操聽了大喜。東漢之末，明明是亂世，明明說曹操是奸雄，何以操聽了，會大喜呢？因為曹操是千古奸雄，正是陽虎一流人物，許劭這兩句話，即是陽虎所說的：「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，不肖則飾詐而試之。」直不肖從曹操心坎中流出，所以操聽了大喜。

曹操懂得：「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，不肖則飾詐而試之」，所以他執了政，崇獎所弛之士，下令再三，至於求負汗辱之名，見笑之行，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，真是得了趙簡主的秘訣。建安十五年春，下令曰：「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，而釣於渭濱者乎？得無有盜嫂受金，而未遇無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

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」好人也用，壞人也用，執術而御之，各種人之能力，俱發展出來，操之稱雄一世也宜哉。

一般人卻說：「中國鬧得這樣糟，是由於壞人太多了。」說這話的人，就是不懂厚黑學。中國地方如此之廣，用人如此之多，那裏去尋許多好人來用？只要懂得厚黑學，執術而御之，壞人都會變成好人，韓非曰：「必恃自直之箭，百世無矢，恃自圓之木，千世無翰矣。自直之箭，自圓之木，百世無有一，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，隱括之道用也。雖不待隱括而有自直之箭，自圓之木，良工弗貴也，何則？乘者非一人，射者非一發也。」韓非所說隱括之道，卽是首領術。他說道：「真信之士，數不盈十，而境內之官，以百數，必任真信之士，則人不足官。」這真是通達治體之言。韓非所處，是戰國時代，國小地狹，故曰：「官以百數」，今之中國，官以千萬數，那裏去尋許多真信之士？且首領一人，何能鑒別千萬官之賢否？所以必須研究厚黑學，懂得首領術，只要善於駕馭，壞人都會變成好人，如果不善駕馭，好人也會變壞人。一部廿五史，例證很多，諸君自去搜尋，我只提出原則就是

了。至於首領符，韓非書中，有具體的說明，有志用世者，斷斷不可不熟讀此書，茲不詳引。

厚黑學，極似佛門的禪學，在古代不立語言文字，以心傳心，全在自悟，到了黃石老人，傳授張子房，子房傳授漢高祖，才略見授受痕跡。子房屢被老人怒斥，絕似禪門棒喝法。老人半夜三更傳授，絕似五祖傳授六祖衣鉢。禪宗到了六祖，著一部壇經，公開講說，其學遂風行一世。厚黑學到了鄙人，著一部厚黑經，公開講說，吾道之風行天下，不卜可知。故黃石老人者，厚黑學中之達摩也，鄙人不過等於六祖罷了。一般人推我爲教主，實在不敢當。

張良面皮之厚，是天生的，黑字是加了學力的。良初遇老人，卽跪而進履，其厚業已無以復加，老人猶恐其未諳也，屢次怒斥以驗之，知其可以深造了，才進之以黑，授以太公兵法，據史遷齊世家所說：太公兵法全是陰謀奇計，蓋厚黑學精髓也。黑厚學是度功秘訣，爲人主者斷不可少。張良經老人指點，別有會心，故老人以「王者師」期之。

漢高祖的資質，恰與張良相反，心子之黑，是天生的，厚字是加了學力的。史稱：「良以太公兵法，爲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獨沛公善之，良曰：『沛公殆天授也。』這即是厚字天生的明證。韓信求封齊王，漢高不能忍耐，全靠張良從旁糾正，這即是厚字加了學力的明證。」我把厚黑哲理，隨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，等於開辦函授學校，無奈誨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這也怪不得諸君，是由於這門學問太精深了，必須刻那這種天授的聰明，才能領悟。我也不能說諸君魯鈍，只怪鄙人教授不得其法。

戰國策士，於立談之頃，即取卿相之榮，無論何種道理，一說出來，任是如何愚魯之主，都能領悟。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爲當時的策士，如蘇秦這類人，都是閉門研究，下過一番苦功，把一切事理，弄得清清楚楚，然後出而遊說，看人主之意如何，他就用何種方式，人主之心，萬變不同，他們的方式，也萬變不同，但有一個秘訣，「理論儘管講得深，言辭却極淺顯。」也不引用隱僻的書籍，只就當時列國事實，言下指點，甚至引用一個笑語，或閩里瑣事，如「鄰婦乞火」，「慈母投

杆」之類，聽者頓然了悟。所以鄙人講厚黑學，也用這種方式，把原則尋出了，遍考諸子百家，一部廿四史，與夫近今中外事實，一一都通得過了，然後就人人所知的三國時幾個人物，和楚漢事迹，隨意指點，使讀者言下頓悟。但我所談三國人物，純取材於陳壽三國志，其演義上捏造的事實，概屏棄不錄。我指示學者應讀的書也，也只有老子和韓非子兩種，不敢繁徵博引，致讀者望洋興嘆，此乃鄙人覺世騰民的苦心，讀者諒之。

友人江子愚，詠李特讀書臺詩云：「英雄割劇談何易，李特當年尙讀書。」刻先帝讀的是甚麼書？我們看他臨終飭後主那篇文字，即可知道。孫權讀的是甚麼書？看他告訴呂蒙那席話，即可知道。獨於史稱曹操手不捨書，孫權稱操老而好學，究竟曹操讀些甚麼書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他曾註孫子，孫子是太公兵法一類書，專言陰謀奇計，故厚黑學爲曹操特長。觀他所下的令，尋覓不仁不孝之人，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，絕似韓非子之主張，可知他對於韓非子是有研究的。建安十五年令文中。「被褐懷玉」四字，出諸老子，可知他曾研究老子。「釣於渭濱」四

字，指太公而言，太公是後世陰謀之祖。「盜嫂受金」四字，指史記上之陳平而言，陳平是著名的陰謀家。老子言厚黑之體，太公，孫子，韓非，和史記，言厚黑之用，曹操研究這類書，體用具備，所以成爲三國時第一個英雄。

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臺詩，末四句云：「出師」表千載無，遠比管樂蓋有餘，世上俗儒寧辦此，其堂當日讀何如？」諸葛武侯，幹的事，非俗儒所能幹，當然他讀的書，也非俗儒所能讀。放翁既發出這個問題，我可代他答覆道：武侯所讀的，是古代幾部厚黑學教科書。他自比管樂，當然讀過管子和戰國策。他手寫申韓以教後主，當然研究過法家之書。他說的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，語出淮南子，帶有點黃老氣味。凡此諸書，皆程朱太儒之所謂異端邪說也。孔明讀了這些書，乃成了一個王佐之才，真是怪事，宋儒所推崇者，是周公孔子的書，王莽讀了一肚皮，篡漢室，做了十八年天子，劉歆讀了一肚皮，輔佐王莽，當國師，我們可把放翁的詩，改了道：「世上俗儒會悟否！恭歎當日讀何書？」

鄙人發明厚黑學，是民國前二年，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，（其時校長名曰監

督）一夜臥在監督室內，然忽想到曹操劉備幾個人，不禁搥床而起曰：「得之矣！得之矣！」古所謂英雄豪傑者，不過而厚心黑而已。」於是上下古今想去，一部廿四史，都可一以貫之，是夕終夜不寐，心中愉快情形，大有王陽明在龍場驛大澈大悟光景。從此一講說，民國元年，才登之成都公論日報，今爲民國二十九年，則是鄧人宣傳厚。已三十一年了。釋迦說法四十九年，鄧人說法僅三十一年，厚黑學較佛學更爲高深，打算再說法十九年，共成五十年，比釋迦多一年，然而鄧人今年，已六十有二矣，即使活到你們孔夫子的年齡七十三歲，此後也只有十一年了。孔子曰：「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鄧人則曰：「假我數年，五十以說法，可以無愧釋迦矣。」袁子才與程國書云：「衰年心事，類替人持錢之客，臆殘歲暮，汲汲顧景，終日辜權簿稱，爲交代後人計甚殷，豈不知假我數年，未必不再有進境，然未知主人留客否也。」此數語直道盡鄧人心事。我頻年在外，去歲由成都回到自流井家中，有類孔子自衛反魯，自己也想休息，惟念世間的教主，無一個不是強顏不捨，死而後已，鄧人年方六十有二，何敢倦勤，因此奮筆寫

去，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，每聞空襲警報，不管暮鼓晨鐘，發我深省。警鐘噹噹不已我的筆則泊泊不休。我這「迂者隨筆」，算是對於後人辦的交代，等於釋迦將入涅槃時，說的涅槃經。一旦半空中飛來一個炸彈，四肢百骸，飛灰而散，爬不快哉！豈不與耶蘇之上十字架，同一光榮哉！

教主二字，我本來不敢當，不過一般人既這樣稱呼，我也只好應之，蓋不如此則道不尊，信箸必不衆。我自家估計，我之地位，不過等於唐朝的白居易罷了，我的厚黑學，只等於他的長恨歌。舊唐書載居易致元稱書云：「聞有軍使高霞寓者，欲聘娼妓，妓大誇曰：『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，豈同他妓哉。』由是增價。」某君對我言：一日在成都牛市口茶館內，見有二人，因買豬吵鬧，一人拍案曰：「你要講厚黑學嗎？我是李教主的信徒，親自讀過他的書，你倒不來。」這是我與白居易相同的地方。寄元稹書又云：「過漢南日，遇主人集衆娛賓，他賓諸妓，見僕來，指而相顧曰：『此秦中吟，長恨歌主耳。』」往年四川省督兩署某某諸君，在成都花會場中，共同讎客，坐了幾餐棹，我一到，有一人呼曰：「厚黑先生來了」，衆

人都站起來看，這也是我與白居易相同的地方。寄元稹又云：「自長安抵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鄉校佛寺，逆旅行舟之中，每有題僕詩者，士庶僧徒婦婦處女之口，每有歌僕詩者。」有唐君者，對我言：「前在南京，即聞人談厚黑學，入川在輪船上，復聞人言及，在萬縣偶購報閱之，亦有談厚黑學者，成渝兩地，朋輩聚談，復時時聞厚黑學三字。」鄙人曾聞某教習言：「我改國文，曾見學生用厚黑學字樣。」又有學生對我說：校中歷史教員，每每說：「這位古人的厚黑學，真講得好。」或說：「可惜他不講厚黑學。」又峨眉山九老洞和尚「釋聖哲」，曾寄信來，問我夢厚黑學，我的孫子「長翊」，遊青城山，見天師洞道人「易心瑩」，也在看我的書。許多男女學生，見着我即請我講厚黑學。這些地方，我都與白居易相同。寄元稹又云：「僕關東一男子耳，除讀書屬文外，其他懵然無知，乃至書費奕博，可以接羣居之歡者，一無通曉，即其愚拙可知矣，中朝無總麻之親，遠官無半面之舊，策蹇步於利足之途，張空拳於戰文之場，十年之間，名落衆耳。」這點我也與居易相同。元稹爲居易集序曰：「予嘗於平水市中，見村校諸童，競習歌詠，召而問之，

皆對曰：「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」，固亦不知予爲微之也。」往年我在重慶長亭，獨坐巖茗，至暮，步月而歸，前有二人，一人曰：「我生平失敗，就由於不諱李宗吾的厚黑學，叫我厚，我還做得來，叫我黑我實在做不來。」我急趨幾步，與之擦身而過，望二人一眼，二人也望我一眼，彼此不相識，這更是我與白居易相同的地方。

我不惟這些地方，與白居易相同，還更有相同的。寄元禮又云：「古人云：『名當公器，不可多取。』僕是何者，竊時之名已多，既竊時名，又欲竊時之富貴，使己爲造物者，肯兼與之乎？今之屯常，理固然也。」鄙人發明「求官六字真言」，「做官六字真言」，得我餘緒者，無不騰達而去，而自己則不惟知事局長，不會做得一任，就連區長區員，都未委充一次，讀居易之書，悟彼蒼之位置我者，別有所在，此「迂老隨筆」所以不得不寫，而他人呼我爲教主，所以不得不應也。

白居易又云：「有可以救濟人病，裨補時闕，輒詠歌之，歎稍稍進聞，以復吾

生平之志，豈圖志未就而謗已成，衆口藉藉，以爲非宜，權豪近貴者，相目而變色矣，執政柄者扼腕矣，握軍要者切齒矣，號爲清譽，號爲詆訕，號爲諛詞，乃至骨肉妻孥，皆以我爲非也，其不我非者，舉世不過三兩人。」這恰是鄙人著書立說，所收的效果。

居易又云：「夫貴耳賤目，榮古陋今，人之大情也，僕不能遠徵古舊，如近世韋蘇州歌行……五言詩……今之秉筆者，誰能及之，然當蘇州在時，人亦未甚愛重，必待身後，人始貴之。今僕之詩，人所愛者，悉不過雜律詩，與長句歌已下耳，時之所重，僕之所輕，至於諷諭者……閒適者……宜人之不愛也。」鄙人作品，已刊行者凡七種：（一）厚黑學，（二）厚黑叢話，（三）考試制之商榷，（四）社會問題之商榷，（五）中國學術之趨勢，（六）心理與力學，（七）制憲與抗日，莊生曰：「天下不可與莊語」，前兩種不過開玩笑，後五種蓋認真討論學理者，乃曠曠衆口者，獨在厚黑學，其認真討論學理者，到不爲人重視，鄙人亦曰：「一時之輕重，僕之所輕。」凡此種種，都與白居易相同，所以就厚黑學言之，我有點像白居易

易。

楊雄死，人謂桓譚曰：「子嘗稱楊雄書，豈能傳於後世乎？」譚曰：「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。凡人賤近而貴遠，親見易子雲祿位容貌，不能動人，故輕其書。」楊雄在我國學術史上，佔有重要位置，而在當日，很爲人輕視，其輕視的原因，已爲桓譚揭出，桓譚所說的：「賤近貴遠」，與居易所說的：「榮古陋今」，都是一般人的通性，此不獨對於著作家爲然，即對於功業家也是如此。許多動業赫赫的人，自其朝夕左右之人觀之，了無異人處，西人謂：「僮僕眼中無英雄。」所以校人笑子產曰：「孰謂子產智」，諸葛武侯小史，亦謂：「諸葛公未有過人處。」我所知道的，幾個革命家，行事卓卓可傳，然而也犯了「祿位容貌，不能動人」之病，我曾在「厚黑叢話」中，把他們的行事寫了些，後又寫了一篇「四川敘屬旅省中校革命始末記」，在成都報紙發表，以備修四川革命史者之採擇，然所寫者，注重已死之人，而於生存者，則從略，這也怪不得我，他自己不死，我又其奈之何？

有人向我說道：「某人譽讚你，他把你全部作品讀完，說你太自負了，目空一切，任何人說的都不對，惟有你的厚黑學才對。又說你：寫了許多文字，根本上只得一個道理，翻來覆去儘說。」我說：某君太過譽了，釋迦佛開口即說：「天上地下，惟我獨尊。」這是何等自負，釋迦爲人，慈祥到了極點，而痛斥外道，毫不客氣，自鄙人視之，凡非厚黑學者，皆外道也，豈能同他謙虛？佛氏的主旨，只消幾十個字，或幾個字，一個字，即可括盡，而三藏十二部，講之不盡，四十九年，說之不完，某君明明以教主推我，我何敢當。

——大凡講學，都要標一二字爲主旨，老子講無爲，孔子講仁義，楊子爲我，墨子兼愛，程朱主誠敬，王陽明致良知，終身講學，不離主旨，所以成爲一家之言，譬如：起兵者，必須揭出一個旗幟，此軍與彼軍，才不相混，此鄙人所以提出厚黑二字爲講學之出發點也。

有人說道：「你種種說法，我早已見到，許多道理，業經有人說過，怎能說是你發明的？」我說道：軍營之組織，士兵與軍官之訓練，此軍與彼軍何異，然而旗

職一張，即顯然有別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，號令一施，旌旗變色，郭家軍即變成李家軍了。四書五經，諸子百家，與夫二十四史，一經鄙人解釋，無一非厚黑學教科書，猶之建屋，磚瓦木石無一非購自外面，一經建成此屋與彼屋，即迥然不同。姑舉一例爲證：孟子言性善，他舉出的實證，（一）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親也，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」（二）「今人乍見孺子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」這算是孟子全部學說之立足點。鄙人謬厚黑學，也不別尋實證，即將孟子所舉一事，逐一推勘，於是孟子學說的立足點，即變成鄙人學說之立足點，性善說的實證，即變成厚黑學的實證了。諸君試取拙著「心理與力學」，連同孟子本籍，及程朱學說，合併讀之，究竟那個講得通些？

我近日寫了一篇「中國民族之特性」，友人讀了，問我道：「你揭出厚黑二字，任何人的說法，你都斥爲異端邪說，何以此篇文字，盛稱孔者楊墨，豈非自相矛盾？鄙人聞之，喟然嘆曰：嗟乎！此李宗吾之所以成爲教主也。佛說：『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』，又曰：『若胎生，若卵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……我皆令入無

餘涅槃而滅度之。」請問：九十六外道，豈非衆生？豈非胎卵濕化之一？釋迦登台說法，痛斥外道，豈不自相矛盾？你丟把釋迦問明白了，再來同我講。自佛氏眼光看之，胎卵濕化，皆涅槃中人，自鄙人眼光看之，孔老楊墨，皆吾道中人，人但知佛門廣大，不知厚黑之門，更爲廣大。

鄙人虛生六十年，無益於世，所堪自慰者，自倉頡造字以來，傳下一個厚字，一個黑字，一個學字，三字各個獨立，我把他合成一個名詞，這就是鄙人在學術界莫大之貢獻。我嘗謂：發明家者，發明名詞之謂也，革命者，革名詞之謂也。清末以來，革命黨拋却千○萬萬頭顱，課其實效，不過把皇帝革成大總統，總督巡撫，革成督軍省長，其他種種名詞，改變一下，革命卽算成功，實質則依然如故，發明家亦然，牛頓發明萬有引力，古今豈稱，然萬有引力之爲物，開創以來卽有之，牛頓未出以前，物理上一切一切，何嘗不合牛頓規律，牛頓功勞，不過創出萬有引力這個名詞罷了，並不是地心莫得吸力，牛頓強把吸力接進去的。而厚心黑，爲人類固有之良知良能（玩拙著心理與力學甲乙丙諸圖自知），並非世人不厚不黑，鄙人

強以厚黑灌注之，所以我之功績，也不過發明厚黑這個名詞罷了。牛頓得科學家之頭銜，鄙人得教主之頭銜，革命家得偉人之頭銜，其內容如是如是。

革命是革名詞，這種真理，民國元年，鄙人即發見了。辛亥革命，十月十八日，成都兵變，我即回家，其時自貢地方無主，設一個議事會，一切官吏，都由議事會選充，計有條教號令，由議事會頒發，處決囚犯，宣布死刑，朗聲讀曰：「奉議事會文曰……」成了個「議事會皇帝」。我家住自流井彙柴口附近，由彙柴口下去，有一個川主廟，每年正月，貼出木刻告白云：「奉憲設立牛痘局不取分文」，壬子年貼出木刻告白改爲：「奉議事會設立牛痘局……」。又從前歷書封面，刊有「欽天監欽選御製數理精蘊製造時憲書」等字，壬子年自流井歷書則刊爲「欽天監欽選民國數理精蘊……」數理精蘊者，清朝康熙皇帝御製之書也，民國會有數理精蘊，豈非奇談？鄙人於是恍然大悟曰：革命者，革名詞之謂也。只須把木刻上的憲字挖下嵌入議事會三字，把御製二字挖下，嵌入民國二字，就成爲民主共和國了。

更有一件奇譚：辛亥之役，發難於保路同志會，其領袖曰周鴻鈞，來在自流

非，自稱都督。我有個朋友吳某，周委他爲民政長，他卽設立機關，懸出一牌曰：「奉都督周，委充自貢民政長，遵於某日幾鐘就職。」後來滇軍入川，將周鴻鈞捉住，聽說民政長是本地人，卽發交審訊，於是這位吳先生，將就職之牌取下，把上面那張字撕去，另貼上一紙曰：「奉滇軍支隊長黃，發下周賊鴻鈞一名，定於本日下午二鐘審訊。」我聞之，不勝驚異；後來細細觀察，無論川省也，全國也，種種改革，無非把木牌上面那張字撕去，另寫一紙貼上罷了。我那位姓吳的朋友，真可謂先知先覺之發明家！

大凡言改革，只能改革表面，不能改革實質，政治舞台上的人，不可不深究此理，法國革命之初，新舊兩黨相爭，混亂到了極點，拿破崙出來，兩黨帖然歸服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他採的方式，表面上是新黨之主張，實質上仍不變，於是新黨居其名，舊黨得其實，他就乘間取得皇帝的地位了。他的方法，也像我那位朋友吳先生的方法，把木牌取下，另貼上一張紙，裏面仍是先前的木牌。

昔人謂：「世間那得有古文，無非換字法，減字法而已。」譬如有人請你做壽

序或雜誌，你就信筆寫出一篇文字，然後把文中俚俗字，換為典雅字，再將閒冗長字盡量刪之，就成了一篇簡雅的古文。鄙人亦謂：世間那得有革命，無非挖字法，嵌字法而已。川主府奉憲設立牛痘局，只須將憲字挖下，嵌上議事會三字，御製致理精熟，只須把御製二字挖下，嵌上民國二字，若主時代的東西，就一一變成民國的東西了。

挖字法，嵌字法者，革命秘訣也。鄙人把這種秘訣，應用著作上，得的結果，甚為良好。鄙人著厚黑學，後附厚黑經，著怕老婆的哲學，後附怕經，頗為一般人傳誦，怕經曰：「五刑之屬三千，而罪莫大於不怕。」這是把孝字挖下，嵌上怕字。又曰：「妻子有過，下氣怡色柔聲以諫。諫者不入，起敬起畏。三諫不聽，則號泣而隨之。妻子怒不悅，而撻之流血，不敢疾怒，起敬起畏。」這是把父母二字挖下，嵌上妻子二字。近來許多人向我索厚黑學，業已售罄，無以應命，姑把厚黑經摘錄兩三段如下：

李宗吾曰：「不薄之謂厚，不自之謂黑。厚者天下之厚臉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

子。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，宗吾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世人。其書始言厚黑，終散爲萬事，未復合爲厚黑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而與心。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，玩索而有得之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乎。」

「天命之謂厚黑，率厚黑之謂道，修厚黑之謂教。厚黑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厚黑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，恐懼乎其所不黑。莫險乎薄，莫危乎白，是以君子必厚黑也，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，發而無顯忌謂之黑。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，致厚黑，天地畏焉，鬼神懼焉。」

「右經一章，宗吾述古人不傳之秘以立言，首明厚黑之原本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厚黑備於已而不可離。次言存養厚黑之要，終言厚黑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仁義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，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以下各章，雜引宗吾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。」

以上云云，皆挖字法，嵌字法也，怕經十二章，和厚黑經全部，都是如此，故鄙人的文字，是革命式的文字。

革命是革名詞，不革實質，已經成了一種公例。如果不懂這種例，革起實質來，立即要出亂子。試舉例言之：川省雷波，馬邊，兩處夷人，呼知事爲統領，見着卽下跪。民國有某知事者，對夷人說道：「而今是共和時代了，你們站起來不必下跪。」從此夷人無所謂畏懼，就反叛起來，只好用兵彈壓，恢復元年下跪之制。命夷人呼知事爲縣長，此革名詞也，夷人不生何種問題；命夷人不下跪，此革實質也，所以要出亂子。

世間許多事，都是名詞變，實質不變。卽如我李宗吾是個人股先生，此實質也，假如滿清時，有人舉發說：「李宗吾是革命黨，上峯委員查辦，查辦員覆稱：「查得李宗吾品行端方，學術純正，斷不會革命。」到了民國，又有人舉發，說：「查得李宗吾反革命，上峯委員查辦，查辦員稱：「查得李宗吾品行端方，學術純正，斷不會反革命。」品行端方，學術純正，實質全莫有變，在滿清時不革命，在民國就會革命，豈非奇事？世上又有一種人，品行實在不端方，學術實在不純正，在滿清時，則爲忠君愛國之正人君子，在民國則爲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，豈不更奇？究其

實無非表面之名詞變，裏面之實質不變更了。讀者諸君，只要悟得此理，包管你終身受用不盡。例如：你當了官吏，有人冒犯了你，你捉他來，痛捶一頓，這本是專制時代的野蠻辦法，而你口中却說道：「而今是民主時代了，你這種擾亂秩序的，君主時代容得過，民主時代，斷斷容不過。」這無非把君主二字挖下，嵌入民主二字罷了；聞者必稱讚你深諳法治，有民主時代的精神，所以鄙人諄諄忠告改革家曰：「你們只可改革名詞，斷斷不可改革實質。」

世間的積弊，要想驟然改革，真是不易，壬壬秋日記（光緒八年壬午）有云：「寒食自五代而罷，宋猶取火，元則全廢矣。元以後，凡言寒食，無言禁火者，獨江蘇尚作寒食，亦不禁火也。俗方禁火，雖有曹公石勒之力，不能止之，其後自罷，亦莫能復之，民俗大抵如此。道家治民，在無生事，條教號令，徒詒笑而長好，飽治者莫能知此。」壬秋此言，確有至理，後之執政者，坐在辦公室內，發一文告，欲將社會上風俗習慣，一舉而改革之，卒之糾葛百出，流弊叢生，蓋勢有必至，理有固然也。然則風俗習慣，卒無法改革乎？曰有法。其法奈何？曰：請讀

曾國藩「原才」那篇文字。

王壬秋說：「條教號令，徒貽笑面長好，」真是不錯，政界情形，我不熟悉，且把學界上我所親歷者言之：民國三年，我任省立第二中學校長，五年調充省視學，出來查學，走至某縣，勸學所視學（即後來之教育局局長），把各項表冊，與我送來，中有全縣初小校授課時間表，每週某鐘授某學科，全縣一律。我到鄉間一查，全不是這一回事，不惟未授這類學課，連教科書一本俱無，完全是舊式私塾，我詢問視學，據稱：「這些表冊，歷來是翻出舊卷照填的，省視學收着表冊就走，不意你先生認真要查。」我呈報省署，據實揭出，并云：「上以表冊求，下以表冊應，國家興學，結果如斯，真可爲太息痛哭者。」我說這話，真是少所見多所怪，後來視察所及，有外面懸一學校牌，裏面有校具，無學生，問之鄰人，則云半年前已無學生了，有連校具俱無，裏面滿堆柴草的，也就太息不得許多，痛哭不得許多了。惟有查到某縣，全縣小學，辦得整齊劃一，學生試卷，一律繳存勸學所。鄙人曾研究韓非之書，會做循名核實的工作，就把學生試卷，攜帶到各校，按照試卷上

學生姓名，喊他站起來，以試卷上的問題，向之發問，他茫不能答，命他寫在黑板上，也不能寫。我問道：「你既不能答，何以在試卷上會如此寫？」他說道：「這是先生寫在黑板上，叫我們照填的。」我回頭問教習：「爲甚麼這樣幹？」他說：「一縣視學有了這種規定，我只好這樣幹。」足證王壬秋所說一條教號令，徒貽笑而長奸。」真是不錯。但這是廿幾年以前的事情，而今想是沒得了。

我再把先年的事說一件：世間辦學堂，只有辦一堂，辦兩堂，而某縣初級小學堂，則有半堂之名稱，詢其原因，則由滿清厲行新政，以辦學堂之多少，爲知事之考成，某知事奉到上峯令文，即呈報我辦了一百堂，大得上峯嘉獎，得了個卓異，升官而去。後任知事，詢知前任升官原因，又呈報我添辦了一百堂，又得了個卓異，升官而去。第三任知事又呈報添辦一百堂，又得了卓異，升官而去。該縣是四川最貧瘠之縣，民間的食物，以紅苕爲主，我到縣住縣立高小校，校內優待我，特別煮稀飯與我吃，校長鄒某，對我說：全縣俱高山，產紅苕，水田很少，穀不熟，餓不死人，紅苕無收成，立要餓死人。以如是貧瘠之縣，驟辦小學三百堂，那

得不邀上差嘉賞。縣中規定：某處出錢六十串爲一堂力不足者出十五串爲半堂，其所謂三百堂者，許多皆是有其名無其堂，此與所謂條教號令，徒貽笑而長奸者。我竊實呈報上去，不料省署將現任知事視學，各記大過一次，知事何某，具呈抗辯，并云：「李省視學，天性刻薄，在省立第二中校任內，侵吞學款，扣發薪金，教職員無不合恨。」省署批云：「該知事有監督學務之責，縣中學務，窳敗如斯，僅記大過一次，已屬從寬，尙敢嘖嘖抗辯，實屬不明大體，惟稱李省視學在省立第二中校任內，侵吞學款，無論虛實均應澈究，着於文到三日內，將李省視學，侵吞實據，具報來署，以憑核辦，但不得以得諸傳聞爲辭。」該知事至今尙未呈覆，鄙人侵吞學款之罪案也就無形打消了。我就當省視學多年，凡呈控我的，出題咨攻擊我的，第一罪案，就是誹厚黑學；甚至我的大兒子當校長，當教育局長，攻擊他的，也說他的父親誹厚黑學，家學淵源。而該知事，獨別出花樣，說我侵吞學款，故備記之。

從光緒維新以來，無一非貽笑而長奸，其所謂新政者，蓋表冊式之新政也。我廢學圖滯礙。知事李某，國中人也，我同他談及表冊式之新政，他說道：「你的話

不錯，我每奉到上峯表式，叫我填寫，把我爲難極了，真可謂「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」。」他又說：「當知事也不難，衙門中須聘一位老夫子，專門對付上峯，上峯令文一到，就關着門照他指示的辦法，詳詳細細的撰一公文，說我已經如何如何的辦，實際上隨便敷衍一下，一定大得上峯嘉賞。滿清末年，辦統計，我替某知事幫忙，關着門造出統計册若干本，我想核閱的人，不過將頭幾本抽來看一下，再將最末幾本抽來看一下，有時或在中間抽來看，我於這三處用心填寫，任他如何鈎稽，決無錯誤，其餘命繕寫的人任意填寫，呈報上去大得上峯嘉賞，把我的辦法，通令全省仿辦。」李知事這席談話，真把「條教號令，貽笑長奸」的現象刻劃盡致了。

「條教號令，貽笑長奸」之罪過，要歸諸知事局長校長，則又冤枉了，滿清末年，學堂中，有所謂硃式一覽表者，我宣統二年，當富順中學堂監督，暑假時，照式填寫勸學所，就回自井家中休息，忽接勸學所文牘員廖秋華來信，叫我迅即入城，我不知何事，奔赴縣城，秋華對我說：「你這一覽表，完全要不得，須另行填寫，經費一項，至多只能支銀八兩，你支了四十餘兩，其他……你須一一改填。」

我說：「實際上是支此數，如你所說：豈非作偽？」廖說：「你不管，只須這樣填就是了。雜費多支了，移入他項，去歲勸學所填報上去，提學使司以為不合規定，呈報到部，一定被駁，一一改了，臨時僱許多人，代為填寫，將所改者，發交各縣，叫以後照樣填寫。」此真所謂「貽笑而長奸」者，嗚呼噫嘻，是誰之過歟！

民國七年，我由省視學，調充省長公署教育科副科長，兼第二科主任科員，專管中小學事項，科員胡先生，核閱表冊，異常認真，凡不合者，改了發下另填，例如：學生入校遲了，他就批道：「應填為某月某日入校，所缺學課，於假期中補足。」你想：假期中誰能補課，明知其不能補。而必如此批者，所以敷面子也。因為入校日期，不合規定，呈報到部，必被駁，不能畢業，故不得不這樣辦。省立各校，呈報決算表，照章須粘呈收據，實際上除教職員是親自簽名蓋章外，其他收據，俱是由庶務員刊刻許多商號及私人姓名圖章，蓋印粘報。我當副科長，見各科員，該表冊得認真，我說：「你們幹的，全是笨事，我在外面，曾經實際考察，何嘗是這一回事，諸君之工作，等於洗煤炭。煤炭之為物，沾些灰塵泥土，還是能夠

燃燒，諸君僑要挑下河，洗得漂漂亮亮來燒，勞則勞矣，未免太冤枉了。」

洗煤炭者，小職員之工作也，上級長官則不然，他坐在辦公室內，憑他腦中幻想，發出一種文告，不問民間辦得到，辦不到，勒令實行，違者嚴行懲處，課其終效，恰是王千秋所謂：「貽笑而後奸」。此等辦法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：「醫駝背」：患駝背者，請醫生醫之，醫生命他臥在硬盤中，以礮子礮之，駝背果然伸了，而人則死矣。故清末變法以來，我國新政，可謂言蔽之：「上級長官是醫駝背，下級職員是洗煤炭」，諸君思之，然乎否乎？醫駝背者，洗煤炭者，匯而爲一，則爲表冊式之新政。

有某縣長者，厚學之忠實信徒也，民國初年，卽任縣長，直到現在，還是卓著循聲，他對我說道：「當局徵工修路，我呈報道：『人民服役，當然不要工錢，而口食則不可不給，擬向紳蠲籌墊，隨後設法償還』。經上峯允許，我卽把縣中紳蠲捉來，勒令出款，表面是征工修路，我辦的是僱工修路，款項則由我從衆紳蠲勒索出來的，我在電話上把團保叫來說道：『當局限我公路若干日完成？我限汝等於

某日完成。』各團保說：『某日如何能完成？請縣長指示辦法。』我說道：『胡說！上峯沒有辦法給我，我能有辦法給你嗎？屆期不能完成，上峯砍我之頭，我先砍汝等之頭。』我把電話打了，朝日在衙門內打麻將，命隨差的，不時在電話上，把團保叫來，說道：『我是縣長，你們的公路，修得如何，謹防砍你之頭』。此君如果帶上級長官，一定是駭駭背的好手。

王壬秋曰：『道家治民，在無生事。』聞者必謂：方今競爭劇烈，這種說法用不着。是大不然，請問今之時局，與我國春秋戰國何異？春秋時第一個大政治家，是管仲，管仲之書，漢書藝文志，列入道家。戰國策士，以蘇秦爲第一，而蘇秦所搆摹者，是太公陰符，太公之書，漢書藝文志，也列入道家。太史公曰：『道家以虛無爲本，以因循爲用，無成勢，無常形，故能究萬物之情，不爲物先，不爲物後，故能爲萬物主。』道家之作用，何嘗如俗人所說。嗚呼休矣！諸君研究洋入股之餘，何妨研究一下中國入股。

管仲學術，出於道家，而其措施，如官山煮海，作內政，寄軍令，九合諸侯，

一匡天下，何一非驚人事業，蓋道家所謂無爲者，乃順自然之趨勢而爲之，而我無容心於其間之謂也，非一切事放下不幹之謂也。王弼注老子，最能發明此旨。道家出於史官，從歷史上尋出人事變化之軌道，順而行之，並不造端生事，故管仲手段，得力在一個「因」字，官山袁海者，因民之利而利之也。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因時勢所趨，順而行之者也。故史稱管仲「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，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，其爲政也，善因禍而爲福，轉敗而爲功。」嗚呼！此其意惟書馱子王壬秋一類人能知之，業洋八股者不知也。

難者曰：「管仲官山袁海，作內政，寄軍令，豈無條教號令乎？」應之曰：管仲之條教號令，蓋順民心而爲之者也，民有所欲，亦有所否，而無如民有此心，不能自遂，且人欲衆多，散漫而無所統一，彼管仲者，高居民上，綜合衆人之意，製爲條教號令，布而行之，此所以下令如流水之原，舉國皆樂而趨之者也。旁觀者，但見其事業驚天動地，而不知其未嘗造端生事，此卽老子所謂：「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爲心」者也。

太史公曰：「桓公實怒少姬，南襲蔡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。

桓公實北伐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於柯之會，桓公欲背曹沫之約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諸侯由是歸齊。」連下三個因字，具見手段，我本想就此三事，推論管仲之妙用，但恐詞費；閱者討厭。諸君中有好事者，不妨把三事之原委，熟考之而深思之。然則治國之道，究當如何？我可作一結語曰：本道家不生事之宗旨，熟察民心所欲者，所否者，製爲條教號令，再用法家循名核實之法以考察之，黃老申韓，合而爲一，夫然後上級長官，不會鬧騎駝背之笑話，下級職員，不會鬧洗煤炭之笑話。玉玉秋復生，諒以鄙言爲然。

嬴秦苛虐，民不聊生，漢初則治之以黃老，劉璋闇弱，刑政廢弛，孔明則治之以申韓，俱是收了大效的。我國鼎革以來，嬴秦之病，是害得有的，劉璋之病，也是害得有的我主張：黃老申韓，同時並用，以申韓之術，治騎兵悍將，以黃老之術，治老百姓，而正人心，厚風俗，孔孟之術，更不可少。此三者原可並行不悖，乃辛亥而後，執政者以黃老之術待騎兵悍將，以申韓之術待老百姓，至於孔孟之術，更不知其爲何物，此國家之所以紛紛擾擾大亂不止也。

Nº 3189

書叢黑厚
筆隨黑厚
(册一全)

元五價定册每

版出月一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印翻禁嚴·有所權版

著
作
者
李
宗
吾

發
行
者
左
華
宇

出
版
者
晨
鐘
書
局

成都西御街二九號

電報掛號八八九二

經
售
者
全
國
各
大
書
局

(晨鐘第一版：一——五〇〇〇)

